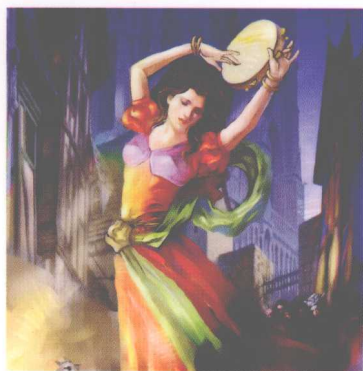


CLASSIC

巴黎圣母院

BaLiShengMuYuan *Quán Yì Běn*

—— 全译本



[法] 雨果 / 著
李玉民 / 译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CLASSIC

巴黎圣母院

BaLiShengMuYuan *Quan Ji Ben*

——全译本



[法] 雨果 / 著
李玉民 / 译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黎圣母院/(法)雨果(Hugo, V.)著;李玉民译. —北京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7. 8

(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)

ISBN 978-7-5007-8641-2

I. 巴... II. ①雨... ②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74624 号

BA LI SHENG MU YUAN

(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)

 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封面绘画: 刘向伟

责任编辑: 张继凌

责任校对: 沈浚成

封面设计: 缪惟

版式设计: 周建明

责任印务: 李书森

社址: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总编室: 010-64035735

传真: 010-64012262

发行部: 010-84037667 010-64032266-8269

http: //www. ccppg. com. cn

E-mail: zbs@ccppg. com. cn

印刷: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插页: 2

印张: 17.875

2007 年 8 月第 1 版

2007 年 8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400 千字

印数: 10000 册

ISBN 978-7-5007-8641-2/I·944

定价: 18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

编 者 说 明

这是一套配合中小学生学习语文课学习而编辑的丛书。它收入的是中国和外国一部分文学作品，包括寓言、神话传说、童话、小说、传记、散文等各种体裁。除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、寓言和成语故事是依据古书记载用现代汉语编写的以外，其他的均是作者的原著或原著的译作。这些作品以其文化上的价值和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，早已被人们视为中外文学名著的代表。

文学名著，人类独特的精神创造，语言艺术和典型形象的结晶。一部文学作品，如果它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和社会的本质，如果它具有塑造人、感化人、教育人的力量，如果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达到了完美的结合，它就成为人所公认的“名著”，也就有了高层次的认识价值和独特的审美价值，有了超越时代、超越国界、超越年龄的无穷魅力，成为一代代人，特别是一代代青少年都愿意阅读的必读书，都希望游览的精神乐园。

自从人们认识到文学名著的价值之后，名著的整理出版就成了图书业的热门，各种版本层出不穷，畅销不衰。这套适合中小学生学习阅读的丛书，与其他版本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它鲜明地体现了为青少年服务的特点：一是有简明实用的注释，为读者

解答疑问，输送知识；二是外国名著的译文简洁生动，便于中国青少年阅读；三是有专家精心撰写的导读文章，为读者打开理解名著的大门；四是许多作品配有原著或新绘的插图，为读者欣赏名著助兴；五是所选作品是在教育部教学大纲推荐书目的基础上确定的，对于学生巩固课堂学习和增加课外知识大有益处。总之，丛书力求从各方面适应当代读者的需求，以利于名著的阅读和传播。

如何阅读和理解文学名著，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。可以肯定，在新的时代，它仍将发挥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希望广大读者在阅读这些名著的时候，要结合作品诞生的时代背景、作者的创作动机和实际的效果，加以思考，真正理解它们的社会和文学价值，使阅读的过程成为学习的过程，以利于自己思想的成熟，学习的进步，并提高鉴赏和写作能力。

本丛书在编辑过程中，得到许多专家、作家和翻译家的支持，有的还提出了宝贵建议，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感谢。



并立的两座丰碑

雨果出入人世二百余年，被誉为伟大的诗人、伟大的戏剧家、伟大的小说家、伟大的散文家、伟大的批评家等等，然而，哪一种头衔，都不足以涵盖雨果的整体。如果一定要找出一种来，我倒认为思考者（思想家）或许堪当此任。

雨果不是一位创建学说的思想家，而是人类命运的思考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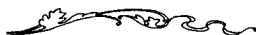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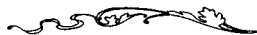
雨果的诗文，一字一句，一段一章，无不浸透了思考。而千种万种的思考，最深沉、最宏大、最波澜壮阔的，要算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了。

思考人类的命运，主要体现在他创作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悲惨世界》和《海上劳工》的过程，换言之，这三部长篇小说，正是他思考人类命运的记录。

雨果由《巴黎圣母院》（1831）开宗明义，继由《悲惨世界》（1845—1861）淋漓演绎，终以《海上劳工》（1866）重彩落幕，历时三十余年，才算完成“人类命运三部曲”。

完成这三部曲，这三大部杰作，雨果就无愧于人类命运思考者的称号了。

三部曲分别从宗教、社会、自然三个角度，来演绎沉重压在人类头上的三重命运，即有史以来人类所承受的教理（迷信）的命数、法律（偏见）的命数、自然（事物）的命数。





巴黎圣母院

宗教、社会、自然，这三种主要的异己力量，是人类既需要又与之抗争的对象，因而也就成为“人生的神秘苦难”的根源。

雨果作为人类命运的思考者，探根溯源，从深层意义上表现了人类在自身的发展史中，与宗教、法律、自然所产生的矛盾这种永恒性主题。因此，构成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悲惨世界》和《海上劳工》，也就成为世界文库的不朽杰作。

《巴黎圣母院》和《悲惨世界》两部杰作，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开始构思的。但是，《悲惨世界》从酝酿到出版，延宕三十余年。而《巴黎圣母院》的创作虽小有波折，时逢七月革命，小说的研究材料和笔记全部散失，但雨果只用了五个月时间，一气呵成，显示出了他的天才与勤奋。

雨果以其浪漫主义诗人的才情和文学创新者的胸怀，偏爱宏伟和壮丽，而巴黎圣母院又恰恰是一座巍峨壮美的建筑，两者自然一拍即合。雨果打算写一部气势宏伟的历史小说，一开始酝酿，就决定以这座大教堂为中心，讲述一段奇异的故事。

在雨果的笔下，巴黎圣母院绝不是一个完备的、定型并能归类的建筑：它不再是罗曼式的，但还不是哥特式教堂，因而成为集万形于一身的神奇之体，成为令人景仰的科学和艺术的丰碑。1831年，《巴黎圣母院》一经出版，它又成为文学的丰碑了。于是，这座大教堂和这部小说就联结在一起，两座丰碑并肩而立，再也分不开了。

有了这部小说，巴黎圣母院在城心岛上亭亭玉立，仪态万方，不仅多了几分风采，还增添了一颗灵魂。

笔者在欧洲参观过数十座大教堂，都各具风采，有的甚至显得还要宏伟高大，还要华丽美观；但总是作为建筑艺术来欣





并立的两座丰碑

赏。然而，惟独见到巴黎圣母院，哪管只是在它的广场走过，哪管远远望见它的雄姿伟影，笔者也不免怦然心动，有种异样的感觉，脑海重又浮现圣母院楼顶平台的夜景：

吉卜赛姑娘爱丝美拉达一身白衣裙，在月光下和小山羊散步，敲钟人卡西魔多则远远地欣赏这美妙的一对；另外还有一副目光在追随着姑娘，那是从密修室小窗口射出来的，淫荡而凶狠，密修室里幽灵似的主教代理弗罗洛正在窥视；教堂前的广场上跑过一匹高头大马，那骑卫队长浮比斯不理睬吉卜赛姑娘的呼唤，向站在阳台上的一位贵族小姐致敬……

广场上一片火光，丐帮男女老少为救小妹子爱丝美拉达，开始攻打圣母院；可是，卡西魔多不知是友，误以为敌，独自挺身出来保卫吉卜赛姑娘，从教堂上投下梁木石块，还熔化了铅水倾泻下来；在熊熊的火光中，廊柱的石雕恶兽魔怪似乎全活了，纷纷助战……

以这大教堂为中心舞台，出现一幕幕惊心动魄、变幻莫测的场面，演绎着圣母院墙壁上刻的那个神秘的希腊词“命运”，并将所有这些人物锁到命运的铁链上。圣母院也好像有了灵魂，有了生命，以天神巨人的身躯，投入人世间这场大混战。

中世纪的宗教黑暗统治，正是锁住人的命运的铁链，而人同教会势力，同狭猛思想相抗争，便酿成大大小小的悲剧。这些悲剧组成的十五世纪巴黎的社会画面，由雨果的天才想像和创作，从湮没的久远年代，更加鲜明而生动地显现出来。

雨果早在二十一岁时就讲过：“在瓦尔特·司各特的风景如画的散文体小说之后，仍有可能创作出另一类型的小说。这种小说既是戏剧，又是史诗；既风景如画，又诗意盎然；既是现实主义的，又是理想主义的；既逼真，又壮丽；它把瓦尔特·司各特和荷马融为一体。”这种看似夸大其词的预言，几年后便



由他的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实现了。

正如作者所预言的那样，《巴黎圣母院》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。

这部小说讲述的一个个故事，塑造的一个个人物，都是那么独特，具有十五世纪巴黎风俗的鲜明色彩，都可以用“奇异”两个字来概括。推选丑大王的狂欢节，奇迹官丐帮的夜生活，落魄诗人格兰古瓦的摔罐成亲，聋子法官开庭制造冤案，敲钟人飞身救美女，行刑场上母女重逢又死别，卡西魔多的复仇与殉情，这些场面，虽不如丐帮攻打圣母院那样壮观，但是同样奇异，有的也同样惊心动魄，甚是催人泪下。

书中人物虽然生活在十五世纪，一个个却栩栩如生：人见人爱的纯真美丽的姑娘爱丝美拉达、残疾丑陋而心地善良的卡西魔多、人面兽心又阴险毒辣的宗教鹰犬弗罗洛、失去爱女而隐修的香花歌乐女、手挥长柄大镰横扫羽林军的花子王克洛班，等等，他们的身世和经历都十分奇异，却又像史诗中人物，比真人实事更鲜明，具有令人信服的一种魔力。

不过，书中最奇异的人物，还是无与伦比的巴黎圣母院。她既衰老又年轻，既突兀又神秘；她是卡西魔多的摇篮和母亲，又是弗罗洛策划阴谋的巢穴；她是爱丝美拉达的避难所，又是丐帮攻打的妖魔；她是万众敬畏的圣堂，又是蹂躏万众命运的宫殿。她的灵魂是善还是恶，总与芸芸众生息息相关……

毫不夸张地说，这部小说也改变了这座大教堂的命运。巴黎圣母院的名气远远超过所有教堂，大半功劳应当归于雨果的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。许多游客都是读过小说，或者通过不同途径知道这个故事，才慕名去参观巴黎圣母院的，这是物以文传的绝好例证。

雨果由1802年出生至1885年去世，八十三年的历程，从帝



并立的两座丰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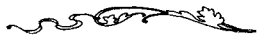
国走到共和。在给雨果举行国葬的时候，卡西魔多似乎又飞身登上钟楼，趴到大钟玛丽的身上拼命摇摆：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格外哀婉，同自动送葬的二百万民众的“雨果万岁”的呼声汇成奇妙的哀乐。一声声的钟鸣，所表达的何止是沉痛，还隐隐含有遗憾。巴黎圣母院望着雨果的柩车驶向塞纳河左岸，安葬到先贤祠，她心中何尝不在想：“雨果啊雨果，葬在先贤祠，固然是一种殊荣，但是，你在我这里长眠，才真正死得其所！”

《巴黎圣母院》于1991年译出，纳入《雨果文集》中，又选入《雨果精选集》中；后又出了四五种单行本，早该修订一下了。这次趁再版之机所作的修订，仍失之仓促。世界文学名著的中译本，十余年校订一次不为过，最好请高手操作，自我很难超越。好的中译本的外国名著，应是译者的文学创作，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读下去。

李玉民

2004年3月18日

于北京花园村





作者原序

几年前，本书作者去圣母院参观，更确切地说追踪觅迹，在两座钟楼之一的暗角墙壁上，发现这样一个手刻的词：

’ΑΝΑΓΚΗ^①

这几个大写的希腊文字母，由于岁月侵蚀而发黑，深深嵌入石壁中，其形貌和笔势，不知如何借鉴了哥特字体的特征，仿佛特为昭示这是中世纪人之手写下的，其中所包藏的难逃定数的命意，尤令作者凜然心惊。

作者思索再三，力图窥见究竟何等痛苦的灵魂，誓要给这古老教堂的额头打上这罪恶的、或者凶兆的烙印，才肯离开人世。

后来，这面墙壁又几经抹灰刷浆或者打磨（哪种原因已难知晓），字迹消失了。须知将近两百年来，中世纪的宏伟教堂，无不遭受这种待遇。无论内部还是外部，四面八方都来破坏。神甫要粉刷，建筑师要打磨；老百姓则蜂拥而至，干脆拆毁，

① 希腊文：命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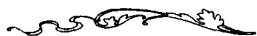
巴黎圣母院

夷为平地：

刻在圣母院晦暗钟楼上的神秘文字，及其惨然概括的未知的命运，就这样湮没无闻，如今仅余本书作者不绝若缕的追怀了。在石壁写下这个词的人，几百年前就消逝了，历经几代人，这个词也从大教堂的墙壁上消逝了，就连这座大教堂，恐怕不久也要从地球上消逝。

本书就是基于这个词而创作的。

1831年2月



勘定本说明

(1832)

前此曾预告本版要增加若干“新”章节，“新”字说法有误，应当说“未曾面世”。因为新者，一般理解为“新写的”，而本版增加的几章并非“新写的”。这几章和本书其余部分是同时写就的，始于同一时期，源于同一思想，始终是《巴黎圣母院》手稿的组成部分。况且，作者也难以理解，这样一件作品既已完成，怎么还能另加追写铺陈呢。这是不能随心所欲的。笔者认为，从某种意义来讲，一部小说的所有章节，必然是同时产生的；一部戏剧的所有场次，也必然是同时产生的。所谓戏剧或小说，是一个整体，是一个神秘的小天地，由多少部分构成，绝不要以为能武断规定。这种性质的作品，动笔就应当一气呵成，即成定型，再要实行嫁接焊接之术，则势必貌离神异。事情一旦告成，就不要改变初衷，不要再补缀修饰了。书一旦出版，作品的性别是否阳刚，立时便能确认并宣布出来。同样，犹如婴儿面世，一旦发出呱呱之声，婴儿就算出生了，就算入世了，生成什么模样，父母再也无能为力，从此属于空气和阳光，生死由他吧。您的作品未获成功吗？只能认了。不要再给败笔之作增添章节。您的作品不完整吗？本来孕育时就应当使其完整。您的这棵树长节弯曲吗？您是不可能把它扳直

的。您的小说病势危殆，活不成了吗？您不能起死回生，重新赋予它生命的气息。您的剧作生来就瘸吗？请相信我，不要给它安装一条木制的假腿。

因此，笔者特别关照读者，这里增补的三章，并不是为这次再版特意写作的。《巴黎圣母院》前几版没有收入，原因很简单，当初本书付梓的时候，不巧装有这三章书稿的材料袋遗失了。要么重写，要么舍弃。笔者当时考虑，这三章中只有两章篇幅较长，内容主要涉及艺术和历史，纵然缺略，也无关宏旨，绝不会影响小说的故事情节，读者也不会有所觉察，惟独作者知道这一空缺的秘密。于是，作者决定照样付印。还有一层，不妨供认不讳，作者未免懒惰，面对补写遗失的三章这一任务，他望而却步，认为还不如另写一部小说痛快呢。

如今，这三章又物归原主，他就不失时机，让它们复归原位了。

现在才是作品的全貌，正是作者梦想的样子，创作的样子，好还是坏，长久还是短命，反正这是作者的初衷，原样奉献。

自不待言，有些人认为，失而复得的几章没有多大价值，他们自视甚高，却在《巴黎圣母院》中仅仅追求戏剧性，仅仅追求故事情节。然而，也许另外一些读者认为，探究本书中蕴藏的美学哲学思想，不是徒劳无益的，他们在阅读《巴黎圣母院》的过程中，饶有兴趣地透过小说，探寻小说之外的东西，还饶有兴趣地——恕我们使用多少有点狂妄的字眼——通过诗人原本原样的创作，领悟历史学家的体系、艺术家的宗旨。

这一版补足了遗缺的几章，主要还是考虑这后一类读者，一部《巴黎圣母院》，假如值得，也就补充完整了。

作者在补充部分的一章中，表述并阐明当前建筑已衰微败落，这种至高无上的艺术，几乎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；而且不

幸的是，这种看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在他头脑里已然根深蒂固。不过，他也感到有必要在此申明：他强烈渴望有朝一日，未来判明他持论偏颇。他深知各种形式的艺术，可以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后代人身上：我们在工作室里，不是听见还处于幼芽状态的天才勃然萌发吗。种子已然撒进犁沟，将来必定丰收。作者只是担心——其原因可以在第二卷中看到^①，建筑艺术这片古老的土地，千百年来曾是艺术的最佳土壤，如今恐怕元气耗尽，精液衰竭了。

所幸今天的艺术青年朝气蓬勃，精力旺盛，可以说前途无量，尽管在当今的建筑学校中，教员都非常可鄙，但是他们不知不觉中，甚至完全南辕北辙，居然培养出优秀的学生；同贺拉斯所说的那个陶工正相反，心里想着做双耳尖底瓮，偏偏做出罐子来。轮盘转，罐子现^②。

然而，不管建筑艺术的前途如何，不管我们的青年建筑师将来如何解决建筑艺术问题，我们在企盼新建筑物出现的同时，无论如何也要好好保护古建筑物。如果有可能，还要激发全民族热爱民族的建筑。作者在此声明，这正是本书的一个宗旨，这正是他生活的一个主要目标。

《巴黎圣母院》也许为中世纪艺术开辟了真正的前景，而对中世纪这一辉煌艺术，至今有些人还不甚了了，更糟糕的是还有人不屑一顾。作者甘当此任，但是他认为这一任务远远没有完成。他已有多次机会维护我们的古老艺术，高声揭发种种亵渎、毁坏和玷污的行为。今后他还要乐此不疲。他责无旁贷，

① 出版时调整，详见第三卷第一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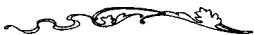
② 原文为拉丁文。语出贺拉斯的《诗艺》，意为教师本领平平，只能教学生做瓦罐，而学生更高明，做出双耳尖底瓮。



巴黎圣母院

要反复强调这个问题。他一定要反复强调。学院派那些主张打倒偶像的人，越是疯狂地攻击中世纪建筑艺术，他越要坚持不懈地起来捍卫。因为，中世纪的建筑艺术落入什么人手中，今天无知的工人又是如何抹灰刷浆，胡乱作贱这一伟大艺术的遗迹，着实令人痛心！眼睁睁看着他们胡来，站在一旁仅仅嘘几声，这真是我们有识之士的莫大耻辱！这里讲的情况，何止发生在外省，还天天发生在我们家门口，我们窗户下面；天天发生在巴黎，发生在这个大都市，这座文化名城，这个出版、言论、思想自由之邦。在要结束这篇《说明》的时候，我们不禁要举出几例，来说明他们就在我们眼皮底下，就在巴黎艺术公众的眼皮底下，全然不顾谴责，每天都策划、讨论、开始并继续破坏文化的行径，而且还心安理得，尽量干得漂亮，简直胆大包天，令批评家们瞠目结舌。大主教府最近拆除了，这座邸宅并不美观，倒还不算作孽，可是一古脑儿也把主教府拆毁，殊不知这是十四世纪遗留下来的珍贵古迹，热衷于拆毁的建筑师根本不懂得加以识别。他们良莠不分，一并铲除。现在又有人议论要拆毁精美的万森小教堂，拆下的石料用来建造什么连道迈尼^①都不曾需要的堡垒。一方面不惜工本，加紧修复波旁宫那个破玩意儿；另一方面却任凭秋分的狂风肆虐，扫荡圣小教堂美轮美奂的彩绘玻璃窗。屠宰场圣雅各教堂的钟楼四周，前几天又搭起了脚手架，说不准哪天早晨，就要挥舞镐头了。事有凑巧，一名泥瓦匠在司法官那两座威严的钟楼之间盖了一间小白屋。另一名泥瓦匠又去阉割草场圣日耳曼，那可是有三座

① 彼埃尔·道迈尼（1776—1832）：法国将军，1814年曾率军固守万森堡，抵抗反法联军。





勘定本说明

钟楼的封建时代修道院^①。毫无疑问，还会有一名泥瓦匠，要夷平圣日耳曼—欧塞鲁瓦王家教堂。所有那些泥瓦匠都自称是建筑师，由省政府或国库来支付报酬，他们还穿上绿色礼服^②，而所干的事，无非是以冒牌的风格损害真正的风格。多么可悲的景象！就在我们写这篇《说明》的时候，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正掌握土伊勒里宫；另一个人对着菲利贝·德洛姆^③劈面砍了一刀，这位先生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，硬让他那低矮蠢笨的建筑，横卧在文艺复兴建筑物这面最挺秀的门脸之前，这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当然不能说是一件无足挂齿的丑闻！

1832年10月20日于巴黎

-
- ① 草场圣日耳曼修道院建于990年至1014年，是巴黎最古老的钟楼之一，但三座钟楼仅剩一座，故“阉割”云云。
- ② 绿色礼服和绿色大礼服，是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服装。
- ③ 菲利贝·德洛姆（1510或1515—1570）：法国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。他应卡特琳·德·美狄奇王后之命，于1564年开始主持在瓦场旧址建造土伊勒里宫，拿出规模宏大的设计图，体现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和法兰西精神，但他仅完成主体结构。他死后，别人增添的建筑违背这种风格。土伊勒里宫于1882年拆毁。